

Lawrence Arthur Crem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学校的变革

劳伦斯·阿瑟·克雷明著

单中惠 马晓斌译

公共教育的传统

教育和工业

文化和社区

科学、达尔文主义和教育

教育先驱者

科学家、感伤主义和激进主义者

进步教育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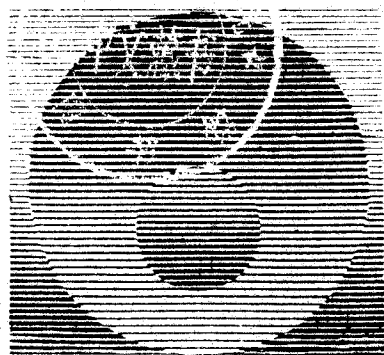
变化的教育主流

公共教育中的危机

学校的变革

劳伦斯·阿瑟·克雷明著

单中惠 马晓斌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Lawrence Arthur Cremin

(沪)新登字107号

学校的变革

[美] 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著

单中惠 马晓斌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太仓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625 插页5 字数26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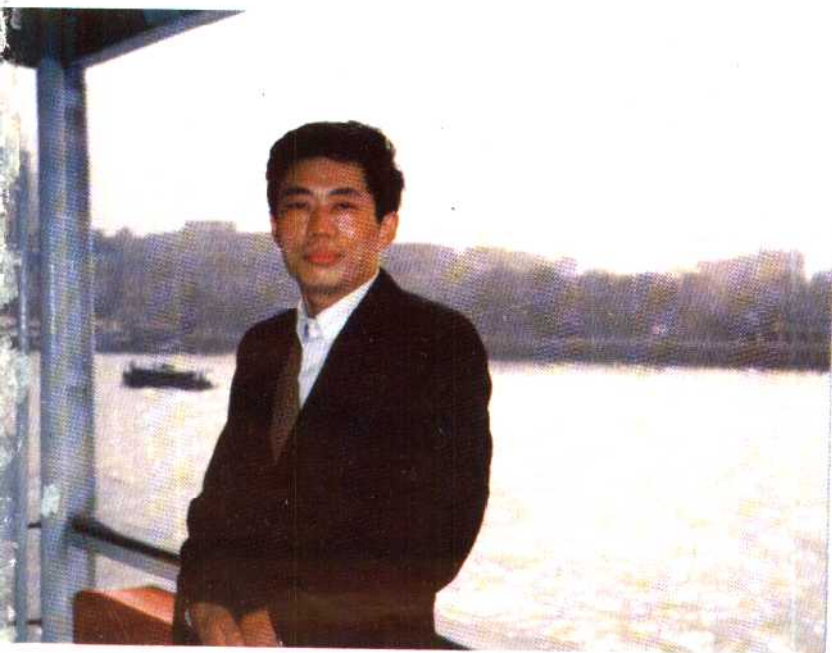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本

ISBN 7-5320-3236-1/G·3148 定价:(软精)10.30元



右为作者 Lawrence Arthur Cremin, 左为译者单中惠。



译者马晓斌

序

刘 佛 年

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Lawrence Arthur Cremin, 1925~1990)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 1925 年 10 月 31 日生于纽约。在汤森·哈里斯中学毕业后, 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从 1949 年起,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 1954~1957 年任副教授, 1957~1990 年任教授。其间, 1974~1984 年, 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还先后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大学的客座教授, 并被美国 16 所学院和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90 年 9 月 4 日因病在纽约去世。

在克雷明教授的学术生涯中, 他曾担任过美国教育史学会的第一任会长(1959~1960)、美国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全国教育学院教师协会会长、美国斯宾塞基金会主席(1985~1990)。他还参加了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历史学家学会和美国文理研究院。

由于卓越的学术研究成果, 克雷明教授不仅在美国, 而且

7216/32 124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生前不仅是美国教育史的权威，而且一直担任英国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编委会的通讯编委。

克雷明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公立学校》(1951)、《美国文化教育史》(与 R·F·伯茨合著, 1953)、《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史》(与 D·A·香农和 M·E·汤森合著, 1954)、《公共教育与美国的未来》(1955)、《我们民主社会中的公立学校》(1956)、《共和国和学校: 贺拉斯·曼论自由人的教育》(1957)、《学校的变革》(1961)、《美国教育的特征》(1965)、《公共教育》(1976)、《美国教育的传统》(1977)等。

在克雷明教授去世前的 25 年里, 他主要研究美国教育史, 撰写并出版了一部宏大的著作(三卷本美国教育史专著): 第 1 卷, 《美国教育: 殖民地时期的经验, 1607~1783》(1970); 第 2 卷, 《美国教育: 建国时期的经验, 1783~1876》(1980); 第 3 卷, 《美国教育: 都市时期的经验, 1876~1980》(1990)。其中第 2 卷曾于 1981 年获得“普利策历史奖”。我收到克雷明教授寄来的第 3 卷时, 他已经逝世了。

《学校的变革》一书是克雷明教授的成名作, 曾于 1962 年获得“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奖”。大约在 1982 年, 我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相识时, 他赠给我的就是这一本书。该书共 9 章,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进步教育的动力”; 第二部分是“进步教育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 克雷明教授运用大量的实例, 深刻地阐述了学校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明确地指出了学校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同时也指出了, 学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否则就会失去活力。

在美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中, 进步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可以说,不了解进步教育运动,也就不能全面了解美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因此,正如《学校的变革》一书最后指出的:“进步教育协会已经解散了,进步教育本身也需要彻底的重新评价。但是,它们为学校带来的许多方面的变革,就象起作用的巨大的工业变革一样,是不能否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变革》一书为美国现代教育研究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的力作。也正因为如此,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学校的变革》一书出版后,许多美国学者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小西尔斯(William P. Sears, Jr.)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是所有称自己为教育工作者的人都应该阅读的最重要的一本书。”阿瑟·曼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上撰文强调说:“这是由一位深有造诣和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写成的一本资料翔实、富有创见和颇为生动的一本书。”《新闻记者》杂志载文认为《学校的变革》是“教育史方面的一本力作。”《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也载文认为这本书“对美国教育哲学和实践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我收到克雷明教授的这本书,浏览一遍以后,就觉得这是介绍美国进步教育发展的一本最好的著作,很希望能有人把它译成中文,供我国研究进步教育变革的学者们参考。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单中惠、马晓斌两位。他们用了近两年时间,极其认真、细致地译出了这本书。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祝贺。

1992年4月

前 言

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1955年解散了,两年以后它的刊物《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也停刊了,这标志着美国教育学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还不十分了解,为什么在两个葬礼上只有可怜的一小群送葬者。一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运动,唤起了美国大部分公众和教师的热情、忠诚、想象力和活力,但不知怎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竟会遭到强烈的谴责,与一些早已流传的笑话联了起来。例如,“曾经有这样一个迷迷糊糊的小伙子,他上了一所极端进步的学校”;又如,在韦伯斯特(H. T. Webster)①的《生活的最黑暗时刻》传统系列动画片中,小玛丽有一天在积木和沙堆里得到了一颗樱桃,再如,喜剧作品《玛米姨妈》(*Auntie Mame*)用讨人喜欢的漫画手法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一所重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②的格林威治村私立学校。在对杜威(John Dewey)③发起猛烈攻击的人中,多半是从未读过他著作的人;但杜威也常常受到未读

① 韦伯斯特(1885~1952),美国动画家。——译者注。

②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③ 杜威(1859~1952),美国教育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译者注。

学校的变革

过他著作的人的辩护。还有，在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讲话和文章里，这场运动也受到了抨击。

这场经过两代人的进步教育运动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变革性影响是什么呢？它开始于何时？由谁发起？它的贡献是什么？运动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又留下了什么（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究竟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场运动已经完全死亡了；还是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①的话来说，关于它的死亡的那些报告是言过其实了呢？

一个关于进步教育兴起的简单故事现在正在流传。它不仅无情地增加了忧心忡忡的父母的担忧情绪，而且助长了多疑的保守主义者的敌对情绪。在这个故事中，杜威多少有点象阿德罕姆(Abou Ben Adhem)^②那样，用一种新的见识唤醒了黑暗中的美国学校。这种见识就是进步教育。那几年中，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批具有献身精神和颇有心计的专业助手的帮助下，杜威才能够把这种见识兜售给轻信的美国人。这个故事通常以请求从我们中间驱除这个妖魔并回到前辈的老路为结尾。这种道德剧老是成为美国政治上某种有影响的花言巧语，而被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样使用。但是，人们决不应该把它与历史混淆起来！

实际上，进步教育开始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改良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是要把美国生活的允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想——应用于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令人困惑的新的都市工业文明。“进步”这个词揭示了这种活动的真正含意：

^①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译者注。

^② 阿德罕姆，英国文学评论家和诗人亨特(L. Hunt, 1784~1859)的抒情短诗《阿布·本·阿德罕姆》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热爱他的同胞”的人。——译者注。

前 言

以鲜明的形式表示美国进步主义的教育侧面。进步教育开始时实际上是教育中的进步主义：一种通过学校去改善个人生活的多方面活动。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这意味着几个要点。

首先，它意味着扩大学校的教学大纲和职责，其中包括直接关心健康、职业以及家庭和社区生活的作用。

其次，它意味着在教室里应用建立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新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教育学原理。

再次，它意味着教学越来越适合已进入学校范围内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阶层的儿童。从某种意义上说，贺拉斯·曼(Horace Mann)^①在上一世纪发动的那场革命——提出“每一个人都应受教育”的观点——既对进步主义者提出了问题，也为他们提供了机会。进步主义者强调说，如果每一个人都上学，那么，不仅教育的方法应该改变，而且教育的特殊含意也应该改变。一些教育家说得确实很好：“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福特(Henry Ford)^②也曾用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告诉顾客，只要通过私下交易，就能够拥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颜色的汽车。但所得到的结果是，大批年轻人离开了学校，他们认为学校与现实世界毫无联系。

最后，它意味着“文化应该民主化而不被庸俗化”这一激进信念，即每一个人不仅能分享新科学的好处，而且也能分享对艺术的追求。杰出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③女士创建了赫尔会所(Hull House)，并为之奋斗了整整40年。有

① 贺拉斯·曼(1796~1859)，美国教育家，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译者注。

② 福特(1863~1947)，美国福特财团的创始人。——译者注。

③ 简·亚当斯(1860~1935)，美国社会活动家。她曾建立芝加哥社会福利中心(以“赫尔会所”闻名)，193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学校的变革

一次，她谈到：“我们学会了说：好事在能有把握得到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阶级支持以前，必须让整个社会知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进一步说：除非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阶级都对这件好事作出贡献，否则我们甚至不会确信它值得去做。”这就是进步教育的精神要点。它完全否定了现在流传的“这场运动是狭隘的实践而没有别的东西”的胡说。

本书阐述了进步教育运动的历史：兴起于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年间，聚集了政治力量，赢得了有组织的教师的支持，并对美国公立或私立的学校和学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间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终瓦解。一般地说，这场运动在美国现代文明史上构成了决定性的篇章；如果忽视它，就不能全面理解美国对工业化的反应。

有两点说明也许一开始就应该提出来。第一，这场进步教育运动从它兴起时就明显显示出一种多元论和经常矛盾的特点。读者想通过仔细查阅有关记录以得到任何关于进步教育的简略定义，那将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也没有任何东西会永远存在；因为进步教育的整个历史意味着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而这些做法的差异只能通过美国教育所特有的多样性来调和。第二，只要本书努力去撰写美国社会和文明史上的这个章节，读者很快就能认识到进步教育运动显然是整个世界对工业化的更广泛反应的一部分；而且，按照美国的经验进行的这场美国教育运动在许多方面与同时代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是相似的，同时也确实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在研究进步教育运动的过程中，虽然对一些学者欠下了

前 言

沉重的债务，但我认为这个研究是一种乐趣。凯佩尔(Ann M. Keppel)、苏拉特(Judy F. Suratt)、格雷厄姆(Patricia A. Graham)、塔奇曼(Sheila L. Tuchman)和舒尔曼(Nancy S. Shulman)等人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我刚开始构思的时候，威斯康星大学的博罗曼(Merle L. Borrowman)、柯蒂(Merle E. Curti)和已故的比尔(Howard K. Beale)，以及利兹大学的哈里森(John F. C. Harrison)就对我构思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本书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和哲学基础系工作的一些同事，从一开始就对我提出了一些常常是十分尖锐的问题，例如我的老朋友和合作者德沃金(Martin S. Dworkin)。巴茨(R. Freeman Butts)①精心阅读了未定稿，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许多人也欣然与我交谈有关问题，并翻阅了尚未出版的文稿，其中有著名的克伯屈(William H. Kilpatrick)②、康茨(George S. Counts)③、雷德弗(Frederick L. Redefer)、安德逊(Archibald W. Anderson)、赫尔菲什(H. Gordon Hullfish)④、科布(Stanwood Cobb)⑤、史密斯(Eugene Randolph Smith)、农伯格(Margaret Naumburg)和已故的拉格(Harold Rugg)⑥。这个研究所具有的力量，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这些慷慨的贡献；但它的缺点无疑应该由我来承

① 巴茨(1910~)，美国教育史家。——译者注。

② 克伯屈(1871~1965)，美国教育家。——译者注。

③ 康茨(1889~1974)，美国教育家、改造主义教育的提倡者。——译者注。

④ 赫尔菲什(1894~)，美国教育家、进步教育协会最后一任主席。——译者注。

⑤ 科布(1881~)，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发起者之一。——译者注。

⑥ 拉格(1886~1960)，美国教育家。——译者注。

学校的变革

担。

威斯康星历史学会(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科尔森(John Colson),在我居住在麦迪逊的一年里,对我帮助很大;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对我帮助也很大。我的秘书佐洛特(Helen D. Zolot)精心地帮我打出了文稿。最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拨款及师范学院院长研究基金资助了研究初期的调查工作;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会员资格则使我能够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一张带书架的阅览桌(幸亏没有电话)上研究和写作。在本书的献辞中,我也要表达对爱妻的深切谢意。

本书的各部分最初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57)、《学校评论》(*The School Review*, 1959)、《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59)以及《教育论坛》(*The Educational Forum*, 1960)上。

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Lawrence Arthur Cremin)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进步教育的动力(1876~1917)	
第1章 公共教育的传统	(3)
第2章 教育和工业	(27)
第3章 文化和社区	(64)
第4章 科学、达尔文主义和教育	(101)
第5章 教育先驱者	(143)
第二部分 进步教育的时代(1917~1957)	
第6章 科学家、感伤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	(199)
第7章 进步教育协会	(267)
第8章 变化的教育主流	(305)
第9章 公共教育中的危机	(360)
译后记	(388)

第 一 部 分

进 步 教 育 的 动 力

(1876—1917)

第 1 章

公共教育的传统

I

《论坛》(*The Forum*)杂志的发行量在 1892 年直线上升是不足为奇的。这份乏味的即将面临停刊的纽约市月刊在佩奇(Walter Hines Page)①富有想象力的编辑下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这位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南方人在编辑工作上是有活力、有见识和不妥协的。他一篇又一篇地刊登那些自称为“健谈者”的文章。其中有洛奇(Henry Cabot Lodge)②和希夫(Jacob Schiff)③谈论政治的,简·亚当斯和里斯(Jacob Riis)④谈论社会改革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⑤谈论心理学研究的。《论坛》所刊登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被人讨论过,但佩奇自己却从未料到一场争论会由赖斯(Joseph Mayer Rice)发表的有关学校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而引起。

1892 年与往常一样,约翰逊(Marietta Johnson)⑥博士

① 佩奇(1855~1918),美国报刊出版者、外交家。——译者注。

② H·C·洛奇(1850~1924),美国政治家。——译者注。

③ 希夫(1847~1920),美国金融家。——译者注。

④ 里斯(1849~1914),美国新闻记者、著作家、社会改革家。——译者注。

⑤ 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译者注。

⑥ 约翰逊(1864~1936),美国教育家、进步教育协会发起者之一。——译者注。